

文：聞一浩

崑曲的兩個取向 ——談《牡丹亭》與《舞台姊妹》

2010年末的一個周末，上演了兩齣跟崑劇相關的演出——由日本歌舞伎大師坂東玉三郎主演、中日合作的《牡丹亭》，以及榮念曾導演，由5位京崑藝術家演出的《舞台姊妹》。兩個演出，兩種面向，一種是不同媒介的藝術家尋求交流，一種是在探求藝術、舞台與表演者之間相互的關係，在不同層面上均為觀眾帶來啟發。

這次坂東與江蘇省蘇州崑劇院合作的《牡丹亭》，於2008年首演，兩年後於2010年的新視野藝術節中上演。在55齣折子中選演7齣，包括〈遊園〉、〈驚夢·堆花〉、〈寫真〉、〈離魂〉、〈叫畫〉、〈幽媾〉與〈回生〉，多是以杜麗娘為主的折子。

以一代歌舞伎名家投身崑劇演出，除了可收宣傳之效，也的確為雙方帶來新的刺激，中日版《牡丹亭》中，坂東化身成杜麗娘，在體形或造形上或未達理想，但表演藝術可貴的地方是以演技叫人入信。從這方面來看，坂東在折子中的表現其實是瑕瑜互見——在〈遊園〉、〈驚夢·堆花〉、〈寫真〉等數段，坂東的確未有那種少女稚態，做手與唱腔上也略見生澀。坂東的杜麗娘與俞玖琳的柳夢梅的對手戲〈叫畫〉，略欠交流，俞玖琳的演繹也似乎偏向輕浮。不過，坂東玉三郎以一代名家之身投入另一種表演藝術形式，其勇於嘗試的精神，叫人敬佩。

而且，他在〈離魂〉一段的演繹，實在感人——杜麗娘重病在身，自知不久於人世，吩咐貼身丫鬟春香將自己的畫像埋於太湖石下，又請母親把自己葬於家內花園的梅樹旁；少女彌留間肉體與靈魂的分離，那種年少還未經歷多少卻已是生命將盡的憂傷，坂東表達得細緻感人，他沒甚麼身段，在極少的動作與唱詞間，表現出那種時不予我的嗟歎與落寞；那種情緒與感覺的拿捏，的確精彩，是難得一見的演繹。

江蘇省蘇州崑劇院這次跟日本名家合作，除了能在日本多處巡演，也是一次文化交流的機會。

《牡丹亭》嘗試跨國不同媒體藝術家的合作，本地實驗劇場先鋒榮念曾則以《牡丹亭》為首本的崑劇名家石小梅為主線，在繼續他的傳統與實驗跨界嘗試之外，還對場地作了一次大膽實驗。

《舞台姊妹》於文化中心大劇院上演，但榮念曾打破了觀眾與演員的台上下鴻溝，把觀眾席設於後舞台，觀眾要從後台入口進場。坐在臨時加設的座位上，從另一面看舞台的帷幔，感覺已是相當新鮮。一開始，幾位京崑演員與進念資深成員何秀萍在前台輕說著歷史——其實是由石小梅的個人故事開始。

觀眾既聽着這些藝術家的個人歷史，耳邊也響起《牡丹亭》的幾段唸唱。石小梅、胡錦芳、孔愛萍、李雪梅與孫伊君五位京崑藝術家來自不同年代，石小梅與胡錦芳最資深，孫伊君則最年輕，舞台上他們同坐椅上，好像沒甚麼交流，但在游走舞台與唸唱間，看到了幾分相似，同樣走過的學戲之路，同樣在舞台上演過千百人生，當帷幔拉起，坐在她們身後的觀眾，忽然間與演員同一視點，向着只有微弱出路燈的暗黑觀眾席，一下子分不清自己的角色，到後來把全院的燈光都開了，我們看着前面的一片紅（椅）海，觀眾一下子成了「舞台姊妹」，面對空蕩蕩的舞台，感覺是相當震撼的。

榮念曾將幾位傳統藝術實踐者放到現代舞台上，讓她們以所學與現代舞台手法撞擊，形成一個有趣的氛圍與環境，當演員從台上走到觀眾席，當演員由堂座入口走回台上，台上台下戲裡戲外，一下子成了一片。

當然，榮念曾並非首次將傳統藝術家與現代舞台碰撞，但他總會帶來驚喜——這次舞台運用實在大膽有趣——放棄1,700個座位票房收入，而只收取那300到400間的臨時座位票房，但仍然要負擔大劇院的租金——這樣打不響的算盤只有藝術家會照做而不改面容。這樣不顧票房的嘗試，已是十分難得的了。

文：鄧凝姿

最後的顏色 *The Colour That Remains*

藝術家黎慧儀在嶺南大學駐校期間，完成了一些對環境的實驗藝術，更加找來了一些在校區內的人士參與，做了一個相當和平的展覽。展覽的色彩偏向綠和咖啡色，原因是用了大自然的物料——葉子。雖然葉子本身的色彩很豐富，由淺綠、紅到咖啡色都有，但如果放在數碼世界的人工色彩內，一定是比不上了。黎慧儀把葉子磨成粉狀，用水調和，成為顏料，畫在小紙張上，造出立方圖像，佈滿半個展場；另外的一半場地，是與校區內的人士共同砌出來像昔日「紙皮石」般做法的壁畫；再加上一棵小樹和供休息的木椅，整個場地的感覺，就像是在大自然內憩息一樣。

展覽平實，是相當直接的表達方式，且着重過程的表露，也就是說創作的技巧是公開的，觀者可以自由參閱而創作。展覽以英文解說為主，可能是與大學的背景有關。以展覽的名字而言，相信創作者是先思考英文的題目，後配以中文。英文名較詩情畫意，是一感嘆詞；中文題目則較有結論性，對大自然的命運貿然作出了批判。雖然兩個題目並沒有移動展覽的內容，使之偏離原意，但也道出不同語言的偏差情況。筆者不是說藝術家的語文問題，而是重申英文作為當代藝術的重要語言，其對本土藝術家創作的影響。例如，不同的語文，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作支撐，而引致對相同的問題有根本性的不同想法，而這情況在本土而言，很多時是不自覺的。以黎慧儀的展覽為例，不禁好奇地問，哪種語言的想法會較貼近創作者的心思？在香港這個不中不英的地域，語言的問題，的確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題目。其實，用翻譯的方法是會準確一點，只不過很多時藝術家都自然地以兩種語言去思考。換句私人話說，筆者則會選擇英文的直譯本「留下來的顏色」，使想像的空間更大，特別是「誰/甚麼」留下了這些顏色。面對今天的社會，實在更加想知道從前的人和事，讓生活更有實質感。

黎慧儀可以稱為環境藝術家。這是一個很新的創作方向。簡單地說，也就是關注環境的問題。一般的創作會直接提及如何保護環境、或道出在環境中種種被破壞的事情。黎慧儀卻採用了較為溫婉的方法，由實驗的概念開始，不作太多的評核，而且開放題目，與公眾共同探討，這也是貫徹「愛護」的創作目的。不把關注的題目作手段去獲取回響，而是追求實質的內容，也是當代創作者需要面對的藝術社會責任問題。創作者要回應當代的議題，同時也要接受從這些議題所提出的挑戰，去重新思考其創作的方法。

當然，黎慧儀並不是全由環境出發，她是次的創作經驗，部分也是從昔日的生活體驗走出來，例如小時被狗咬的時候，婆婆找來了葉子，把它壓碎成粉，敷治傷口，黎慧儀則把它用作顏料；以「紙皮石」的做法，去懷緬舊日香港家庭愛用的裝飾圖案。「環境」加「道地」去發展作為一個香港藝術家的作品，



這些創作元素能激起多少本土人士的關注？

註：黎慧儀的展覽於2010年12月1日至8日在嶺南大學展出。

■看着一堵牆
水、葉子、長凳、榕樹樹幹、淘泥、飛蛾及白膠漿，2米×4米，2010

一起回憶 伙炭十年

一年一度的伙炭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又來了，在一連兩個周末的開放日中，大家不僅可以參觀藝術家的創作空間，更可以參加多場藝術家對談及討論會，「埋身」親近藝術。而且，今年是伙炭藝術村開放日的第一個十年慶，「伙炭」一名從何而來？工作室開放日又是個甚麼 idea？就讓我們跟着幾位藝術家，一起來「回到過去」吧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圖：除了海報，文中各圖乃過往幾年開放日的現場記錄。



記得第一次走進伙炭藝術區的時候，是去訪問藝術家林東鵬。穿過地面有些油膩的街道，上到華聯工業大廈221，只見門口掛着「二樓五仔」的門牌，門前的鐵柵虛掩着。樓道中有工人推着小車經過，車上裝着一箱箱類似麵餅的東西，鼻子則不斷聞到樓道中傳來的怪怪有些刺鼻的味道。正在猶豫要不要推門的時候，藝術家突然拉開了門，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。記者就這樣唐突地、好奇地、有些不明所以地走進了這間由五位藝術家合租的工作室，盡情地觀賞那些橫在地板上、豎在牆邊的木板、畫框，散落的顏料和大大的工作枱。這個時候的我還不知道，這是間在伙炭歷史中小有名氣的工作室，其中的幾位藝術家，可算是進駐伙炭的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」。

「從火炭到伙炭」

2001年，8名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的學生來到離學校較近的火炭工業區，租下了華聯318單位，稱為「318工作室」，伙炭的故事，大概從這裡開始。

「當時我們還在中文大學唸書，因為突然那個年級連我在內有8個做創作的學生（近乎一個年級的半數）一起搬去了火炭設立工作室，系內冷清了。剛搬進來的頭幾年，火炭有很多銀士盤，地產經紀問我們租工廈來做甚麼的，我回答大家是藝術系的學生，即是做些式微的手工業。當時雖然有藝術發展局，但社會對本土藝術的參與或支持沒有現在那樣熱，我們努力地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，至於其他的藝術家，我們沒有特別去統計藝術工作室的數目，不過碰見了做陶瓷的謝淑婷，早期時應該還有版畫工作室……」回憶起當時的情景，林東鵬這樣說。

「318工作室」的另一個成員馬智恆記得，當時分租一個大單位，每人每月大概只需500元。「我們還搞了個非正式開放，聯同呂生（呂振光）新買的單位，吸引了不少資深的前輩進來看看『示範單位』，其中包括兩位香港畫壇天王關晃和陳餘生。畢業了，我們後來分裂出來，租了另一個單位，在高層，面對着印刷工場，山埃味每天飛過來，生活受到威脅，白雙全越住越瘦（哈哈），我們就遷到現址221，改名『二樓五仔』。」

2003年1月，名為「老火新炭」的工作室群展向公眾開放，由藝術家呂振光與關晃領銜，共有18位年輕藝術家參加，從名字上看，這次較為正式的工作室開放亦蘊含着期許藝術薪火相傳之意。2003年年底，14間工作室、64位藝術家參與了香港雙年展的配套活動，用林東鵬的話說，是「第一次較有組織，而且將大眾作為工作室開放對象的活動」。（林東鵬：《從火炭到伙炭》）當年的活動，借用火炭工業區

之名，把聚集在此處的藝術家們稱為「伙炭」（Fotanian），「伙炭」至此得名，一年一度的工作室開放日更日益成為普通民眾樂於參與的熱鬧活動。

伙炭是個甚麼村？

伙炭到底是不是藝術村？這並不是一個如北京798藝術區般密集的藝術區，藝術家們各自在不同的工業大廈中租用工作室，平時隱沒在大廈中默默創作，一年一度的開放日才聚在一起，由一個非正式的、每年輪換的「委員會」來統籌開放日的事項。伙炭更像一個鬆散的有機網絡，不需要特定的姿態，各自發展，是在不經意之間營造了一種風景。

林東鵬在《從火炭到伙炭》一文中曾說，自己每天早上總是與當地的工人們一起「上班」，工作室與士多店、快餐店，及各種工廠為鄰居，比起他在倫敦所看見的藝術家工作室，以及以藝術改造起來的東倫敦，都更要有趣與獨特。「藝術家跟社區建立鄰居關係，身體力行的感染力往往比作品空降或公眾藝術計劃更根本、更長久地改變公眾對藝術的態度。」

馬智恆則說，伙炭的獨特之處，在於其多元發展。「它其實不是藝術聚落，而是一個文化生態群，藝術家或工作室只是一個selling point，開放日是一個目的很混雜的活動，各取所需。因為文化工作者、設計師、藝術家等人，在沒有商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唯有靠這種方式生存，或透過這種方式在社會上曝光。其獨特之處，亦是沒有一言堂或死板的政策規限，仍然有很多聲音，沒有被大財閥主宰整個活動。但大家要團結才能持續發展，要影響香港的文化生態，還有很多事情要做。」

但不可否認的是，每年一度的開放日已經成為了伙炭的「生招牌」，曾經參與組織開放日的關尚智與方韻芝都有自己的「伙炭記憶」。方韻芝印象最深刻的是做學生時由老師帶領着參觀伙炭的工作室。當時的工作室仍未面向大眾開放，一班藝術新丁來到伙炭，就像是參加一個內部Party，不僅能觀瞻職業藝術家們的工作環境，更能與自己敬仰的前輩藝術家面對面交流。關尚智則形容開放日就像是housewarming，藝術家終於擁有了自己的空間，自然憧憬着與他人分享。就如關晃老師曾說：來的都是朋友。



伙炭十年：藝術工作室開放計劃

時間：1月8、9、15、16日 下午2時至7時

地點：沙田火炭工業區

具體活動及導賞團詳情請查詢：<http://www.fotanian.com/events.php>

是他們的全新經驗，他們有些人把開放日看作是family day，嘗試去接觸藝術。這更加體現了伙炭對外，將藝術對社會影響的一面帶出來。」

今年的開放日，共有76間工作室參加，更特別組織了「伙炭十年小事回顧展」，集合歷來伙炭負責人述說不同年代的變遷，亦邀得不同藝術家圍繞伙炭創作作品，讓觀眾理解伙炭的發展。

何文聰之前在中大主修經濟，副修藝術，07年畢業後在伙炭與朋友同租了工作室。他說，入住伙炭，一來是受到藝術系師兄師姐們的影響，二來也是嚮往那種生活狀態，不想自己像其他同學般，在朝九晚五的工作中消磨掉自己。這次開放日，他不會開放自己的工作室，但會開放自己與朋友一起建立的，兼具展示空間的藝術書店G16。好奇的朋友不要錯過了。